

《伊娃兒·蔚藍：峽谷幻光》(自選章節二~1,2)

◎高自芬

第二章 愛之洄瀾

1. 青春小閃電

「碰！碰！」

泰鷹用石頭丟開伊娃兒家的後門叫醒了她。

門啟，一個身上散發著山羌味道的男人走進來。不管夜多深，路多遠，一想到伊娃兒，他就跑來。

「今晚怎麼沒去慶功宴？」泰鷹盯著伊娃兒。

「我，淋了雨……頭好痛。」

月光下，伊娃兒的眼神迷濛，好像因為發熱臉色變紅了。

她十六歲，但兩年前夏天已經是女人了，有時候不知所措該如何應付那些熱情的男孩？

他們在她家聚會，那邊那一個叫拉沆，意思是「防火線」；這邊這一個叫羅烏旦，意思是「多得像一座山」。還有某個外號「大鷗」的仰慕者正趕路來此。他們堅信自己擁有史上最大的彈藥庫，最強悍的礮仗。射程∞，直達愛的彼岸。但見到伊娃兒不知為什麼他們的話都變少了。

「小心這個不祥的女孩呀！」

老一輩總是這樣告誡男孩子。

但他們不聽。

他們只希望伊娃兒家的大門永遠為自己而開，才不會像雞蛋一樣密密找不到縫。才能偷偷瞄一眼她的胸脯，還有她低頭微笑的樣子。

部落裡流傳，如果伊娃兒對你說「請坐！這個位子比較好！」就表示她喜歡你——可惜從來沒有人聽過。

那是她心裡一首祕密的歌。

泰鷹不聲不響遞給伊娃兒一件獸毛皮雨衣。

前幾天，泰鷹把上山獵得的鹿皮去毛陰乾，用熱灰燼揉搓去除臭味及油脂後，切割成長約三尺，寬約二尺的長方形，一端挖一個直徑約四寸的孔洞，裁成可將頭套入披掛的雨衣，送給心上人遮風蔽雨。

泰鷹自信，只有他圓鼓的胸肌能讓伊娃兒變乖；但現在，他有一點懷疑是不是送得太晚了。

伊娃兒攤開獸皮輕撫柔順的紋理，心神飄到很遠的地方。



那是個無人知曉的角落。

荷瓦茲摘下一片芋葉，盛滿晶瑩的露珠，往梔子花樹旁那面大石壁一灑，伊娃兒眼睛亮了起來。

岩壁上畫滿了人、魚、鳥、獸的圖案，還有祖先射日、大巨人、彩虹橋等神話，日影照射下，粗獷線條閃著一道道明亮刺眼的光，好像把太魯閣族人的生活都印在山壁，刻進了石頭中。畫面邊角點綴一朵百合，荷瓦茲恍然知道，愛情就像幽谷野花，只生長在險峻的萬丈深淵。

「你是怎麼畫的？」伊娃兒很驚喜。

「用撿來的樹枝、木炭，和有顏色的石子亂畫的啦。」

荷瓦茲晃著胸前一條用豬牙、人牙串成的頸飾，睜大雙眼看著滿牆圖畫彷彿虛構的夢。

「郭—郭郭郭郭……」，「嘟嘟嘟嘟……」

幾隻五色鳥和番鶉發出啼叫，拍拍夾雜了紅、黃、藍、黑、白花紋和色澤鮮嫩的羽毛，整座山谷迴盪著鳥鳴。

「哈！」荷瓦茲笑著，「這鳥聲讓我想起來，小時候在山路上跌倒，哭得超大聲，被媽媽罵『傻瓜！快爬起來！』那時，整座山的回音好像小精靈在笑我：『笨蛋！快爬起來！』『笨蛋！快爬起來！』……」

突然荷瓦茲有一點羞赧，「真的，我跑不快，也不太會打獵耶！」

「沒關係呀，」伊娃兒安慰他，「每個人總有一兩個弱點。」

荷瓦茲低下頭靦腆一笑，伊娃兒也笑了。

一抹白雲飛過天空，飛過了太魯閣台地。像一隊快樂的羊群飄浮蔚藍的牧場，輕輕唱著，「畫你的花，畫你的夢，畫你的美麗還有勇敢。」

頓了一下，荷瓦茲從身上掏出口簧琴，五根手指頭輕拉著線，嘴唇對準琴孔吹氣，緩緩奏出悠揚的旋律。

微風吹來，那曲調彷彿洩露了話語難以表達的情意。

「幾天沒見面了，我們都有些拘束而說不出什麼來。

既然這樣，就吹奏口簧琴來了解彼此吧。

今天一整天都很快樂，很幸運前幾天能和你不期而遇。

喜悅之情難以言喻；你也這麼覺得嗎？

就讓我們不要客氣，快樂地玩耍吧！」

琴音散入空氣中，像風的疑問，像火的疑問，又好像伊娃兒害羞臉紅的回答。

「正如你所說的，我是有點客氣，
但既然你說不要那麼拘束，那麼我也就不客氣了。
今天我們見面，不須顧慮了，盡情玩耍吧！」

口簧琴音密語似的問答，穿透他們，流竄在心跳躍動的地方。
荷瓦茲停下琴音看著伊娃兒，交纏的眼神閃現火花。
往裡走，再往裡走。

他們手牽手進入一處野獸的洞穴，山洞內骸骨四處散落，噴濺而下的山泉暴風雨似淋得他們全身都濕了。伊娃兒貼著岩穴厚軟晶瑩的綠苔，迎接荷瓦茲唇間噴出的長長焰火，吞進又吐出，雙腿像剪刀嚓嚓地剪著慾望的果實，滾燙的身體爆動青春之獸，隨著橫流直濺的山泉水一起墜落，劇烈顫抖。當所有聲音拋向虛空，他們像瀑布一樣迸碎成飛沫。

口簧琴躺在山洞一角，裊裊餘韻飄散著這一場歸於平靜的騷動。

2. 抉擇

樹林很靜。

夏天的風吹來，樹葉輕輕摩擦發出令人昏睡的聲響。淡綠色鐵線蕨像少女的髮絲在風中搖曳，一大片一大片沿著石壁攀生。

烈日下，朵夢·莉比荷單薄的身影飄了過來。

她長髮披垂，遮住半邊臉龐，像一縷孤魂遊盪在樹林間。一陣風撩開她髮絲，露出紋壞了的刺青，遠看好像一條噴著毒液的蜈蚣糾扭在她臉上。

「醜死了！」

「好可怕喔！」

部落傳說，沒有黥面的人就像「tadus」（曠野）——鳥不生蛋的偏遠地方，荒涼、不被祝福；而違背祖靈的女孩非我族類，一點也不值得被喜愛。

黥面失敗後，朵夢常常躲在無人的山裡，看鳥、撲蝴蝶、爬樹，寂寞地數著姑婆芋結出的艷色紅果。

忽然，樹林裡有人講話的聲音。

「那次迎親聚餐後，部落的人一起去立霧溪撈魚。」琵莎歐說。

「然後呢？」伊娃兒專心聽著「小麻雀」說話。

「不知道誰，把抓到的魚一條一條滑落我身邊，」琵莎歐比劃著，「我一條一條撈起來，抬頭一看，哇！好帥的男生！一下子我臉都熱了！」

「哈哈！他故意的啦。」伊娃兒大笑。

「怎麼辦呢？」琵莎歐表情轉為憂慮，「他叫什麼名字，住哪兒，我都不知道，可是我每天夢見他在等我……」

樹林傳來一波波透明的蟬聲，小小的蟬兒藏身樹蔭，扯著嗓子向夏天叫陣。

伊娃兒把食指湊近嘴巴比了個「噓」，靜聽夏日天籟；聽著聽著，微風裡漂浮琵琶歐的歌聲：

「我們再去一趟立霧溪，
大家在陽光下歡聚；
如果招來父母和長輩責罵，
我會多麼不甘心哪！
來吧！來吧！
在月亮升起的地方等你……」

輕飄飄地，伊娃兒眼前浮現泰鷹銳利深情的目光；一下子，又浸潤在荷瓦茲溫暖甜蜜的笑容。

啊！那帶電的身軀，像一冷一熱兩股風撩撥著。伊娃兒想，如果我有比兩個更多的影子就好了。

忽然，朵夢從樹林慢慢走出來，對她們微微笑。

「朵夢，你在這兒？」

伊娃兒和琵琶歐一起驚叫。

聽說，最近朵夢的父母急了，女兒因為紋面缺陷，雖然還年輕，但看到男人都躲得遠遠的，於是忙著請人提親，看來看去，都是又醜又怪的老男人。朵夢跳崖、上吊鬧自殺，不願讓男人決定她下半輩子的命運。最後，像一隻寂寞的飛鼠逆風飛到了一個沒人的地方。

「你還好嗎，朵夢？」琵琶歐迎上去。

朵夢點點頭，臉上飛過黑黑的蝴蝶。

伊娃兒拍一拍朵夢，拉著她坐下來一起望著天空。三個人的臉映著依稀的光芒。幾隻綠繡眼吱吱喳喳從這棵樹跳到那棵，嘎嘎叫著飛過面前。

牠們來傳達什麼訊息嗎？

「等到哪一天，如果你聽不見聲音，你就真的什麼都聽不見了。」

想起長老卡拉烏曾經這麼告誡族人，伊娃兒笑著拉起琵琶歐和朵夢。

「我們走！」



「咳！咳！」

穆路以一邊咳嗽一邊走過來，深陷皺紋裡的刺青烙印他永遠的獵人的榮光，展示著與歲月拔河的痕迹。

看到女孩子們好開心，穆路以忍不住嘆了一口氣。

「啊！我一天天老了，不是這裡酸，就是那裡痛，全身都是病。」他眯起眼睛瞧著她們。

「年輕真好！都沒有毛病……」

「我也有病啊。」「小麻雀」琵琶歐笑著說。

「什麼病？」

「相思病！」伊娃兒搶著回答。

「哎呀，那不是病啦。」穆路以擺擺手，「那是好的神經病呀。神經病有好的和壞的，知道嗎？」

「不知道啦。」伊娃兒說。

琵琶歐插嘴：「告訴你一個祕密，有兩個男生喜歡她……」

「哦，」穆路以指著伊娃兒，「那你不用吃藥病就會好囉……」

走了幾步穆路以又踱回來。

「選男人？簡單！簡單！就像挑香蕉一樣，」他清一清喉嚨，「先看香蕉皮的顏色。」

「青色的香蕉，吃起來硬硬澀澀，像剛轉大人的小男孩；頭尾青色的香蕉，酸酸甜甜，口感紮實但還有一點澀，別急，最好再等一等；」

三個女孩子掩著嘴巴偷笑。

「黃色的香蕉，酸甜適中，QQ 綿綿，看到了就緊緊捏在手上呀；」穆路以眨眨眼睛，「至於那些帶著一點茶色斑點的黃香蕉，甜甜軟軟，入口即化，營養價值最高哩。」他嘿嘿一笑。

「這樣懂了吧？」

穆路以黧黑的臉上佈滿老人斑，像一隻張爪的螃蟹想挾住天邊的白浪。

伊娃兒、朵夢和琵琶歐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四面八方飄來鳥兒的歌聲，鳥兒一叫，峽谷更幽靜了。

飛越峽谷需要大膽和冒險吧。伊娃兒想。雖然鳥兒沒有腳，但牠們用力唱歌，不停飛翔，永遠不放棄追尋天空裡的夢。

伊娃兒望向遠方。

在山的沈默和海的呼嘯之間，有什麼在前方等著我？

當時，伊娃兒家附近住著一位漢人李阿隆。

他是新城一帶聚集了約三十戶的漢人之一，從宜蘭移居花蓮開墾的漢族商販，踏入蕃界後娶了太魯閣族女子 **Rabay Lahang** 為妻，伊娃兒因而和他們熟識，常相往來。

李阿隆身手矯健，處事圓融，清朝光緒年間被任命為太魯閣通事，負責傳達官命，收繳番餉，分配差役等工作，扮演漢人、官方及原住民之間溝通的橋樑。伊娃兒聽說，雖然李阿隆職位不高，實質上是個「肥差」，他就靠著以漢人的農具、食鹽、布匹、火柴等日用品與族人物資交換，並承理各社番務、採立霧溪砂金和做生意，特別是賣荷蘭人的槍和子彈給太魯閣族人，賺了很多錢，也因而李阿隆和頭目們有相當交誼，深得太魯閣族人心，在蕃界建立了個人勢力與威望。

「外面的世界在改變啊！」

李阿隆常常講一些當前時局與漢人的生活習俗給族人聽。

「後山有很多『風土病』，像瘧疾、腳氣、黑水熱、腺腫熱等等，如果在後山患了『馬拉里亞(瘧疾)』是活不了的，但漢人那邊有藥醫，聽說治好了以後也不會再犯；」李阿隆翻一下三石灶的星火繼續說。

「他們有讀書，認得字，街道乾淨，水都要煮過才喝。女人家穿布衣抹水粉，長髮在後腦打個髻，上額梳一排整齊的劉海。愛美的還會不定時『挽面』哩。」

「挽面？」伊娃兒疑惑地眨著眼睛。

「就是被挽面的人臉上塗滿『凸粉』，請人拿一根細線，用兩根手指頭讓線的兩角交叉，緊貼被挽面的人臉皮，把線一緊一鬆，拔掉臉上的細毛，臉部變光滑，看起來就更漂亮了。」

伊娃兒忍不住摸摸自己的臉。

「還有啊，」李阿隆神祕一笑，「聽說，西洋人發明了一種叫『留聲機』，好像會變魔術的箱子，只要用手搖緊發條，然後放上黑色的圓形『曲盤』，曲盤轉呀轉，裡面就有人唱歌給你聽……」

「『留聲機』？」

「『曲盤』？」

伊娃兒歪著頭想像那是什麼東西。

漸漸地，伊娃兒向李阿隆他們學會講閩南話，甚至學了一些簡單的日語，日復一日，求知的慾望捶打著她胸膛，好奇與探索加深了她對外面世界的嚮往。

「走出峽谷，我能為族人做些什麼呢？」

伊娃兒暗自尋思。

「如果學習漢人的文化禮俗，是不是就可以改善族人的生活，日子過得好一點？」

想脫離窮困，她知道，最快的方法就是和李阿隆一樣做生意。

漸漸地，她學著將族人在山上獵得的獵物或土產與漢人買賣，賺取佣金，慢慢存了一些錢。

夏天靠邊時，樹上的蟬慵懶地叫著，有的已經變了調，甚至叫不出聲來，但仍然規律地敲擊樹枝，好像企圖在黃昏前耗盡聲音與生命。

我要像牠們一樣嗎？

——彷彿失去戰鬥力的勇士，坐在那兒，手上拿著弓箭，癡癡望向未來。

伊娃兒用力搖搖頭。

未來的世界會改變的——或許，就在故鄉那蒼鬱山脈，蔚藍大海的後面。

伊娃兒的眼睛瞬間閃出了光。

她急忙站起來收拾野蔬、山產與獸皮，準備明天與漢人的另一場交易。